帶經堂集

帶經堂集卷四十三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五　傳

劉孔和王遵坦傳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青岳先生鴻訓子先生天啓中以忤璫罷崇禎元年以少詹事起田間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數爲上分別白黑甚力閹黨忌之居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小媒孽竟謫戍雁門以死孔和少倜儻好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奇恣崇

禎末流賊自豫復入秦而　太宗兵自喜峰口牆
子嶺諸路南下兩薄畿輔連破齊魯諸郡縣孔和
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輕俠
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賊權將軍某據濟南
郡縣皆偽署官吏孔和部勒賓客激以忠義皆涕
泣距躍願殺賊為故君報仇於是椎牛饗士起兵
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執偽縣令狥於衆誅之傳
檄旁縣所禽戮偽令數人及聞天兵入關破賊孔
和遂率衆南下過青州欲挾衡王俱南王不可孔
和痛哭辭去抵淮駐軍黃河北是時曹州人劉澤

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其强令客說之使以兵屬焉孔和貴公子性疎放謂澤清鄉里雅故屢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稍憚其威名陰欲圖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既貴為藩鎮好為詩往往詑示坐客一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示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令敵騎旦暮飲江淮未聞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詩即工何益國事況不必工耶澤清被酒大恚推案起一座震慴不知所為孔和不為動拂衣徐出澤清益不平立遣壯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一軍

大諱散歸孔和時年三十一已而金陵命下以為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日矣孔和長八尺面目如刻畫雙目炯炯射人如電望之類羽人劍客平居好論天下大計感激憤歎鬚頰怒張嘗賦詩云拚無殺者黄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澤清手蓋讖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要堂文集各若干卷多可傳

王遵坦益都人太僕少卿瀠之子長身少鬚眉狀類寺人跌宕負奇好飲酒擊劍父瀠失勢家居無日不飲酒叔父衮才而數奇亦跅弛放於酒每飲

酒輒呼遵坦與俱各盡數石酒酣相與賦詩大歌呼為樂客至輒不得通顧獨與孔和交善遵坦別業在家桑谷山水幽奇數與孔和遊止賦詩或屏人促膝畫地語終日人莫測也王贈劉詩曰驢脊如柴少韉勒小挫風期非我曹劉亦贈王云何似冉家好兄弟同心畫出釣魚山齊人皆目笑之以為狂生南渡後遵坦為總兵官亦隸劉澤清孔和死遵坦懼禍及跳身北走至京師上書獲錄用肅王入蜀以遵坦從既定川北即署遵坦都御史巡撫四川尋病死保寧

論曰陳同父有言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故述龍可趙九齡事至潛溪先生著秦士錄豪宕感激至今想見其人明之末造海内罹兵革者數十年深山大澤豪傑不乏如孔和遵坦輩不有陳宋之紀述烏能自見於後世哉

任民育楊定國傳

任民育字厚生濟寧州人居泗水上家世業農民育始讀書爲儒年二十六補諸生中天啓甲子解試民育雖書生居嘗倜儻好奇計崇禎戊寅牆子路之警總河侍郎周鼎北援臨清以運判馮元颺

署濟寧道事城守雅知民育引參軍事會閻人高起潛軍至所部丁志祥縱兵大掠元颺捕斬數人起潛大恚責取濟寧不用援兵狀元颺以問民育決計與之濟寧以安壬午天兵再下山東及濟寧民育城守益力遂去而攻兖當路知民育有將帥才於是淮撫史可法以通州請保撫徐標以監軍請吏部甚之授潁州知州潁數被兵民多保聚人自爲守民育至更團結部署身任師帥兵事之隙問民疾苦三月潁大治甲申流寇犯闕鳳督馬士英南奔民育輿櫬於庭集衆誓死守金陵建國史

可法以閣部督師揚州乃舉民育知府事未幾高傑黃得功爭揚州戰於城外軍中失得功可法將以黃蜚乙邦才兵攻傑民育力言不可乃止翌日知得功間道歸營其能斷大事皆此類也傑爲許定國所殺麾下自河南竄歸願隸督府可法不納民育言得此勁旅外可以拒敵內可以制四鎮納之便弗聽亾何天兵大至民育乘城守禦日夜篡嚴而可法守舊城衛胤文守新城事權不一會天雨城圮遂入之民育緋衣坐堂皇天兵至諭降民育不可飲刃死揚人聞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隕於

署櫪馬皆驚民育自分必死散遣諸妾惟寡女適
劉氏者與一女留署中至是俱縊死幕客陳美僕
閆道等五人皆從死妾姚氏本揚人投水死三子
鍾華鍾蘭鍾崧走匿民間得免
楊定國亦濟寧人遠祖浩成化中為太學生會帝
幸佛寺浩遮道上書諫帝嘉納即為回輦由是名
聞天下歷官至都御史定國少補州學生甲申
本朝定鼎以戶部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檄至濟
寧士大夫議歸附定國棄其家附舟南下趣金陵
依故濟守王孫蕃孫蕃是時為御史用事未幾孫

蓄出按江西寄家杭州定國從之杭金陵不守天
兵狥浙西潞王迎降魯王監國於越畫江而守定
國杖策渡江上謁授行人司行人未幾江上師潰
定國一夕呼酒痛飲闔戶雉經以死貧不能歸葬
其子某殯於僧寺
王士禛曰予以順治庚子理揚州士大夫爲予述
民育事甚烈民育畢命處在太守廳事西偏血凝
碧陰雨猶髣髴可見時距其死十六年矣會修郡
誌民育死節事略而不書予懼其無傳也得楊謫
德士聰所述任揚州始末略之爲傳定國與民育

生同里先後死義因牽連書之

少司徒焦公傳

公諱毓瑞字輯五別字石虹姓焦氏其先棗強人始祖成永樂中徙章丘之清平鄉大王父琩贈都御史王父馨萬曆辛丑進士巡撫寧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卒贈工部左侍郎考日芬建昌府推官贈太僕寺卿妣張贈夫人初中丞公爲大名監司公生於官舍幼不好嬉戲動中規矩讀書目十行下章丘令南皮湯君號知人一見器之曰公輔材也順治丙戌秋復行鄉試舉東省明年丁亥舉禮

部已丑釋褐改國史院庶吉士辛卯授廣東道監
察御史壬辰奉　命巡視京通二倉爬梳夙弊奸
胥絫息　世祖章皇帝駐蹕通州公朝行在特賜
貂裘蟒服故事非閣部大臣不得賜蓋異數云癸
巳被　命巡按宣大兼理學政雲中當姜瓖畔逆
之後人心虺虺公至拊流究嚴保甲課農桑葺學
校勤考課修城浚池存問孤寡邊人誦之未及瓜
而撤差之　旨下士民泣送者百里不絕丙申巡
視河東鹽政舊例每包以鹽二百斤爲率踰額罪
及商賈公爲酌定成規不羸不縮商民便之在事

一載苞苴不行歸裝惟襆被圖書而已尋宅父憂庚子補雲南道御史辛丑　今上御極遂掌河南道事癸卯内陞公在臺首尾十三年凡所建白務存國體不谿刻近名不黨同伐異然邪正是非之介持之毅然亡所鯁避　上以是信公孤立無黨援其受知　兩朝蓋以此需次歸侍太夫人子舍凡八年而太夫人歿癸丑起田間用新例借補廣西道御史尋陞太常寺少卿進通政使司左通政甲寅進太僕寺卿戊午進太常寺卿己未進通政使司通政使會京察一日奏事畢　上召公至御

座側親詢屬員甲乙次第公奏對稱　旨　上霽
顏顧閣臣曰焦某敷奏詳明可稱老成練達自是
受知益深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進刑部
右侍郎矜慎庶獄每九卿會議朝堂公言必盡終
無所依違太湖縣民因事行財法司擬以授受同
科律應死公獨曰受者百二十金乃為滿貫以授
者分計三人各四十金法止杖耳律云皆計所得
是其證也奏請得末減遂為定例　皇陵栽柏人
三十三人賂部胥七百金法司擬滿貫律當死公
援前例力爭亦得末減山東饑高苑民十三人持

橐槖向大姓索糧有司以盜論傳大辟公謂是不過饑民冀緩須臾之死橐槖豈兵杖耶左都御史蔚州魏公是公議竟從寛典先是官司寇者端毅龔公之博大端恪姚公之縝密爲朝論所推時以公爲無愧奉特旨調兵部右侍郎知貢舉轉左侍郎淮安有商三十三人舟自廟灣趨膠州遇颶風引至朝鮮執送京師議者謂犯禁通海應下西曹其人辨言有官給照票墮水失去公議行查淮安將弁有無給照事立辨竟送法司罪難釋矣已而巡撫咨覆實給照事遂得白其所平反率此類

也秋　賜宴西苑須賚表裏蔆薵其冬雲南平壬
戌上元　賜宴乾清宮　上手金巵賜酒　詔賦
柏梁體詩公有天河洗甲通蠻鄉之句二月奉
命告祭太昊諸陵癸亥上元復　賜宴乾清宮賜
綵緞滇馬甲子戶部侍郎缺　上特諭吏部焦某
操守可嘉可戶部公自司寇移佐司馬自司馬移
佐司徒皆出　特簡廷臣亾與比然食少事多未
幾而病作予在成均日嘗從容爲公言山居甚適
公以方在中樞兵事旁午不敢輒引退旣屢被知
遇程書衡石日夕況瘁益不敢言洗沐以死勤事

未及遂初非公志也公外和中介人不可得而親疎廷議侃侃視首鼠持兩端者若將浼焉諸公卿或有異同卒折而從公則公至誠有以感之也使公無死旦晚且枋用然清白聞於　主上至誠信於同列其用雖未究亦可以無憾矣公居家孝友為德於鄉黨宗族甚衆不具論論其立朝之大者

論曰漢郭躬陳寵皆世習律令為法名家躬斷秦彭之獄寵罷鉆鑽之刑其慶延於世有以也焦公儒者法家非所好然觀廷議數大獄務依矜恕不力求其生不已雖陳郭何加焉今國家重經術絀

文法公又以德望結　主知方佐致太平而天不
慭遺忽焉以歿惜哉

孝靖顏先生傳

先生諱伯璟士瑩其字復聖六十六代孫世居曲
阜父胤紹明崇禎辛未進士歷官河間府知府有
子三人先生其長也次伯玠次伯珣先生生有異
禀狀貌偉麗讀書不屑章句談古人忠孝事輒感
激奮發河間公令鳳陽令江都令邯鄲每以先生
從時天下已亂軍書旁午郡縣吏日不暇給先生
侍其父凡所區畫多中機宜河間公以守邯鄲功

累遷知河間府會王師入關薄畿輔河間孤城無援公衣冠北嚮再拜集家人一室中而自登陴力守城破急趣歸署闔門舉火自焚死時先生獨與仲弟伯玠居兖郡道阻不相聞未幾兖亦陷先生方與弟乘城守禦兵入守者皆潰先生體肥行不得疾伯玠掖以行先生麾之曰吾父在河間存亾不可知汝當速去兄弟并命於此無益也伯玠持兄泣先生紿使他顧遽自埤堄間躍下伯玠遂死亂兵先生左足傷為邏所得以見其帥詗其狀非常人又詢知家世遽延之坐而先生念河間公日

夜泣帥問知狀曰兖州破時河間陷一月矣先生
痛哭投地絶復甦告於帥曰吾父素矢忠節義無
茍全我幸遇公得不死曷縱我去俾收骸骨言已
復絶於地帥憐而許之因間道入曲阜城已遂匍
匐赴河間當是時先生室朱宜人被創甚二稚子
方患痘㲉然弗顧也兵火充斥或竟日無所得食
道遇盜賊數十百輩慷慨與語聲淚俱發賊輒感
動引去達河間求父遺骸哭踊盡禮觀者莫不泣
下當河間公自焚時僕呂有年者負幼子伯珣出
走有年道中流矢死伯珣竄民間至是先生携與

俱歸會稽倪文正公赴名入都過河間爲設祭且曰父忠子孝吾師也河間公辛未舉禮部實出文正之門其爲所推重如是先生自鼎革後絕意仕進暇輒讀書鼓琴間亦爲詩痛弟伯玠之死與伯珣尤友愛同居三十載無間言敎子以忠孝大義子六人皆有所成就長光猷康熙癸丑進士今爲翰林院編修次光敏康熙丁未進士今爲吏部稽勳司主事以　覃恩封先生如光敏官先生歿鄉人思之私謚孝靖先生

論曰漢東陽顏烏有孝行致羣烏銜鼓之祥因立

縣曰烏傷歷代或稱烏孝或稱義烏皆以孝子得名唐天寶河北之亂常山忠節公死之子泉明負父骨於東京行求宗屬先姑姊妹而後其子予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流涕嗟慕今觀先生父子間其行事何相類也仲尼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人焉韓子稱儒分爲八顏居其二顏氏之於忠孝所由來遠矣予故拾先生事蹟爲傳使史氏有考云

田裕所先生傳

先生諱實栗字裕所姓田氏世爲德州人祖三戒

嘉靖癸丑以甲科起家爲戸部雲南司主事榷關以廉介聞人稱中泉先生父高諸生讀書不問家人產家中落故先生少而食貧先生幼至孝遭内外艱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家即貧葬祭一準古禮與弟實畝友愛常負以行及長終身無間言人以爲難補博士弟子講學鄉塾從游日衆往往取制科以去而先生終不遇性素嚴重每旦起正襟危坐子姓臧獲皆屏息庭以内聞讀書聲不聞婦人語案置曆書日較行事得失以黑白圈識其上老而不衰實畝善治生貲稍饒裕然出入問遺悉稟

命先生毋敢擅也先生有子曰纘宗緒宗孫曰書曰雯曰需曰霦歲時飲酒一堂三世獻酬沃洗雍雍如也春秋上冢畢集子姓序昭穆坐松柏陰下述祖德話農桑終身如一日教子孫讀書尤有法度至今遠人稱家法者必以田氏為首卒年六十有九

論曰漢景帝時人臣尊寵無過石氏號萬石君史稱其孝謹聞郡國齊魯諸儒質行所不及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國大治古今論家法者無如萬石君田先生雖不遇而其教於家者如此所謂不

言而躬行者與先生歿未久而子緒宗孫雯需以次射策顯名當世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范先生傳

先生姓范氏諱可裕字景衞其先系出宋參知文正公後元末有通一者避兵自吳郡徙如皐數傳至秉倫公某爲理學名儒生樂菴公某樂菴公生瀛洲公某早卒孺人叢以節著撫子自魯公某由孤童至成立以太學生官全茗州州判即先生考也先生天性孝友全茗公奉叢太孺人之官西粵會太孺人卒官舍先生自淮南往逆間關萬里泣

禱於神一夕夢度石梁喬梓成林覺而心動卓午見有順流揚帆來者風駛舟疾倏忽東逝心益動急令長年回帆追及之果全茗公舟也父子抱持相泣人以爲孝感全茗公歸未幾捐賓客先生號踊幾不勝喪服除應崇禎元年選貢奉母顧孺人色養遂不欲仕友于諸兄弟怡怡如也兄文學某以无妄見虐邑令非賄不可解先生妻盧宜人久病牀簀私儲三百緡備後事先生急取以救兄得免其内行醇備皆此類先生有子端知儀封縣以治行遷兗州府河防同知擢户部郎奉庭訓惟謹

晚年彷文正公義莊之制族姓千指皆計口授食凡十七年不倦益賙䘏里黨以婚喪緩急告者無不應亦無德色也年八十又七卒子五人端永育立雍孫十七人

論曰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吾觀范先生生平可謂孝友人矣戶部君歷歷內外爲政寬而有制以幹局稱於時先生躬行孝友以施及其子者如此是亦先生之政也文正忠宣之流風遠矣

張處士傳

張處士霖者字杏薌世爲新城東南杜柯村人處

士居張店鎮之東偏有田數十畝闢園一區種松百頭其南築小臺東望花鐵馬公諸山其北有亭有池綠葵紅蓼早韭晚菘取給有餘處士生萬曆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聞鄉里歲所收秔稻租賦外盡以供釀中更世變益屏跡逃俗褒衣博帶婆娑田野以終其身始予過野寺見處士題壁詩異之康熙甲寅過訪其園居處士聞予至欣然倒屣出坐予池上指松謂予曰是皆老夫手種今五十年矣時處士年已八十意氣蓬勃引滿勸客如少壯人自言生平不入城

市不謁官府歲正月則畢納一年之賦稅於官故胥吏追呼未嘗及門今老矣旦暮且死死則遺令子孫以布衣斂即日納壙中不棺槨不封樹少讀漢史慕楊王孫之爲人頗以末路師法其萬一其言曠達類有道者明年予遊京師賦二詩寄之乙丑歲予奉　朝命祭告南海事竣過里處士已前歿治命如其言嗚呼可謂達生也已

論曰予讀班史楊王孫傳未嘗不歎息徘徊追慕頗爲執鞭其答祁侯書所言終化反真蓋深有得於莊生之旨者處士嘐嘐然乃能追蹤千載之上

遐哉邈矣故著其梗槩爲傳葛溝之誚通人諒焉

張先生傳

張心勿先生諱四箴世爲新城人居縣北之新橋先生美鬚眉善談笑讀書好持論不苟雷同弱冠補濟南府學生員爲文挾奇氣不屑齷齪程試之習以故數絀有司殊自得也居常不問家人生產苗茨數椽北瀕孝水編枳爲籬雜植花樹修竹每開戶臨流嘯咏終日或幷日而食晏如也生當有明末造知天下且亂獨好兵策奮願搤腕輒思請纓自效被堅執鋭得一當以報國鼎革之初濟南

以東羣盜蠭起率假義兵爲名競欲致先生先生心知其非深自避匿曰列郡滔滔誰爲霸府便當被髮入山詎與小兒曹共槽櫪邪遂棄諸生孺人稚子力耕雜作無復用世意矣時爲歌詩亦緣手散去先生性孝友侍親疾居喪皆盡禮兄某爲藩掾死戊寅濟南之變先生徒步二百里崎嶇畏塗自負骸骨以歸里人義之康熙甲辰春無疾而逝會葬者千人皆哭失聲所存濯足軒詩集一卷

論曰張先生非忘世者居常談兵好奇計當草昧風塵之際鄉里小兒爭竊名號以先生爲智囊非

見幾而作能免弋者之慕乎先生論史右張魏公
予謂魏公逐李忠定而黨汪黃與趙忠簡異而力
引奸檜宋之不競也浚有罪焉至於曲端之死富
平苻離之敗猶其小者耳安得起先生九原而極
論之

文學畢君子萬解元公權家傳

君諱盛育字子萬姓畢氏世爲濟南淄川人始祖
敬賢自益都石塘塢徙居長白山南家世力田曾
大父木始讀書積學爲通儒與萬曆名臣秋澄王
公嗇名翁八子尢著者戶部尚書白陽公自嚴都

御史沖陽公自肅君沖陽公家孫也父納菴公際
竑文章行誼爲鄉里祭酒君少倜儻質直好義丁
酉試省闈被落慨然棄去帖括闢田園課農桑廣
樹蓄長白之陽厥土赤埴號稱沃壤流泉瀧瀧萬
壑爭注尤宜灌溉君所居黃埠別墅溪流縈抱溪
左右手植榆柳桑柘數千株予嘗過君偶行飯至
溪上夕陽在山萬木交蔭溪水南注不知所窮君
指示謂予溪南有泉曰栗泉泉出乎地觱沸如神
瀵然吾引爲陂池藝樹千頭種菡萏餘十畝秔稻
淩芡如江鄉此吾菟裘也予洒然樂之戊午予世

持領山東解額君益力行爲善佐其父申明宗法敦睦族鄙從弟盛膚暴疾死君身任含斂再從兄弟盛岫盛岳相繼歿遺二孤賦稅徭役悉爲經紀延師課讀兩家忘其孤露也其勇於爲義率如此丙寅歲除孫海玥病疫死君哭之慟遂嬰疾旬日亦卒一子世持

世持字公權幼號聖童九歲屬文抉關雎之奧塾師避席十一歲就童子試壓其儕偶厥後試輒冠軍君長身玉立眉目如畫讀書不事章句水邊林下行吟蕭散意有所會欣然神釋雲情霞思迥絶

町畦康熙戊午以第二人領山東解額其文傳誦海內不脛而馳自齊魯吳越秦晉閩楚嶺嶠之士翕然宗之所至聚觀如市四十年來文章之盛傾動四方如君者未之有也君好交游篤氣誼日與四方名士縞紵贈答公車入京師公卿競倒屣延之恐不得一當君君殊不屑也自己未至乙丑三偕計吏連蹇不第而同學故人多得雋以去布列館閣君咄咄不樂往往書空獨語幽憂侘傺不可告人而君自此病矣丁卯正月君父歿哀毀臥病稍間至夏六月疾復作下血數升竟卒君器度弘

遠汪汪如千頃陂至於晰義利臨事會如斬亂絲盤錯無以難也畢氏聚族長白之陽至君十一世里甲徭役門長率分任之訥菴公於羣從兄弟最長君曰吾祖老矣此小子責也佐訥菴公綜理曲折族姓皆服其公有不時至者出私槖代輸再從叔文學某卒其子貧不能延師君私廩其費數年無倦色同年某在京師困逆旅不能歸君傾囊資其僕馬而身自稱貸以還事大父母父母純孝無間言母病不知人君跪榻下十餘晝夜不歸寢親戚族屬遇之皆有恩紀砥礪名行以敦倫善俗為

己任鄉先生稱之曰畢君眞孝廉矣卒年三十九子四人海玥前卒海璟海珖海瑄

論曰史稱萬石君家法孝謹馬伏波誡兄子書曰願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吾觀長白畢氏家法類是以君父子之賢匪惟克負荷而已蓋將大其閭門慶延苗裔而孝廉君以文行有名於時館閣方虛左席乃秀而不實未見其止悲夫抑憂能傷人其信然邪

帶經堂集卷四十三

帶經堂集卷四十四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六 傳 辯 記事

貞烈韓孺人傳

順治初王師定山東探丸嘯聚尚遍六郡刼掠玉帛子女無虐日長吏束手不能禦丙戌丁亥間高苑賊謝遷聚衆數千人連破新城長山諸縣入淄川據之僭偽號置官屬至勞禁旅蕩滌始就誅彝方是時　朝廷旰食將帥坐甲累日月而長山太常王公禎妻韓孺人以一女子抗節罵賊死甚烈

賊平鄉大夫洎三老以狀上巡撫中丞將聞於
朝會以代去不果於今二十五年矣康熙壬子歲
太常公以書抵京師謂予傳之予自丱角聞孺人
死節事甚悉孺人於法當得謚太常而太常公在
章皇帝時居門下爲諫官力可以自達於上顧猶
有待於予今日之言予慨焉作韓孺人傳韓爲淄
川著姓自嘉靖以來冠蓋相望孺人父某三歲失
怙母畢育之年十六歸太常甘澹泊躬勤儉荊布
操作事舅姑聽而婉相夫子柔而正中外無間言
太常好讀書爲文章聲名藉甚孺人紡績劈枲以

佐之無倦寒暑丙戌太常成進士官中書舍人將以孺人入京師孺人愀然曰舅年老矣子姓雖衆然君家督也今以王事不遑處遺堂上憂有婦在朝夕奉慰老人猶君在也遂不行踰歲而賊陷長山孺人被執怒罵曰吾家世清白無長物有死耳朝廷何負汝曹而甘作賊旦夕下偏師礫汝矣賊怒孺人罵益厲遂遇害時順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也又四年太常自中書舍人推擇爲給事中會覃恩例贈孺人

論曰昔歐陽子論次五代之臣自梁迄周得全節

者三人而已謂於是時貴士以死則天下無士獨於虢州司戶叅軍王凝妻李事咨嗟歎息三致意焉著之馮道傳首豈非以巾幗大節足愧士大夫之瑑瑑波靡者邪若孺人者其視歐陽子所書抑又難矣庸次其事實以告史官云

李母刁孺人傳

孺人姓刁氏鄒平人歸長山李公世熙有子八人年九十有二以卒以第三子祐之仕爲雩都縣知縣覃恩封孺人李氏爲濟東鼎族朱丹其轂者項背相望最著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化熙監察

御史文熙公尚書弟侍御兄也尚書既予告歸養十餘年而一品太夫人宋壽登百歲有司以聞
朝廷嗟異之下　詔建坊表旌其門曰貞壽山以東冠蓋咸集羅拜於堂太夫人從堂上答拜尚書兄弟皆皓首蟬貂章服列侍左右衣冠榮之於是尚書年近八十公與孺人亦七十餘矣公八十有五考終又五年而孺人卒視貞壽太夫人之年纔減其八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錄婦女之賢者三人宋伯姬之貞紀叔姬之義聖人皆謹書之書其卒書其葬不一書焉然彼不幸而丁身世家國

之變君子嘉其賢而又悲其遇其處常而見錄者惟魯之敬姜一人而已敬姜言必合經博達知禮教其子爲魯賢相宜爲聖人之所予孺人之事舅姑也聽而婉其相夫子也儉而勤其教諸子也恩不掩義例以春秋之法宜得備書孺人初于歸家故貧也逮事舅姑箴管澣濯必敬必戒與諸娣姒以織紝紡績相尚門以內無勃谿及析產受田屋十畝孺人佐公治生身操井臼絲穀絮帛權其盈縮與時消息家用以饒諸子就外傅擇嚴師賢友與遊皆爲聞人迨既貴象翟之外不御紈綺其可

書者如此若夫好行其德族鄗緩急不以有無為解尤婦人之所難子植之順治辛卯舉人衍之辛卯副榜恩貢生祐之無為州知州佩之邳州衛守備扶之候銓知縣芾之武舉敬之容之皆教諭女二人孫男二十一人曾孫男十三人

王節母徐氏傳

節母姓徐氏長山人也父通薊道僉事日升以萬曆壬子冠山東解額為時大儒人稱海曙先生母年十六歸諸生王先生雯舅滄若公罷處州推官歸病亟母侍湯藥宵衣煮爨門屏間浹十旬不怠

姑許孺人病毋以身代枕時其輾側一七一衣不敢諉左右卒不諱髮而泣血佐外治器葬必信必誠繼祖姑楊太孺人性嚴毅毋婉嫕得其歡心常呼吾孝婦孝婦云年三十三先生不祿毋幾以身殉時有子孫枝洎四女矣乃更輟泣撫諸藐孤身兼鞠育孫枝既成立能文章好交遊所與游皆嚴師賢友孫枝每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毋乃喜所居當濟青萊諸郡孔道諸名士與孫枝游者結駟連騎縢笈牆進毋躬為匀藥漿饌乙夜不少休歷數十年無倦色孫枝嗜讀書不問家人生產又多四

方交家以中落毋欣然不以屑意客至更翦髮剉
薦供酒食遠近稱曰賢毋諸女旣有家皆以勤儉
著聞遵毋教也先生有兄延遺三女毋撫之親爲
結褵如己出孀姊適鄒平張氏有兩孤養於家延
師訓之長萬綬成順治丙戌進士張氏姑貧老具
棺槨葬之以禮更爲其子買田築室族鄰待以舉
火者常數十家康熙甲子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八
十有七子一人孫枝昌邑縣訓導女四人適耿弘
熺李本泰韓廣居安履孫二人積秬曾孫二人河
源灤源士稹於毋爲族子悉毋家世行誼因次爲

傳

論曰傳云婦人學於舅姑者也事舅姑而孝可謂難矣不幸夫死立孤教之讀書取友終成名士不尤難乎曾敬姜教其子文伯以周公桓公下人之道范逵謂陶侃母湛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彼二母者古之賢媛也毋無愧焉

劉烈婦郝氏傳

明崇禎四年叛將李九成等發難吳橋反戈而南破山東一郡五縣殺人如草十二月七日陷新城劉前徽妻郝氏死之初賊得郝飲之酒郝擲杯於

地怒罵曰朝廷何負汝曹而甘作賊吾雖女子恥與狗鼠俱生曷速殺我賊怒矐其目割其乳罵愈厲又斷其舌以血噀賊乃死年三十有二觀者皆掩面泣下事既定巡撫都御史朱大典巡按監軍御史謝三賓監視太監呂直高起潛疏殉節者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薦紳前保定府同知王象復等十有五人郝與焉建表忠祠於城西之喬莊載在祀典又建特祠所居之側有司旌曰貞烈劉之先有御史溥者仕正德中嘗被首鞫逆瑾有直聲云王氏新城典史王天民女也年十二同日罵

賊赴火死亦列祠祀賊去而攻濰有卒數十人掠少女輿載之追獻其帥抵帥所啓視則已自刺死矣乃焚之濰士大夫義其事詢知爲新城人惜逸其姓氏為立碑瘞骨於孤山

李烈婦胡氏傳

烈婦姓胡氏青州諸城人遂平知縣某之孫年十七歸邑諸生李敬中敬中嗜讀書久之抱羸疾崇禎壬午歳七月二十七日病革烈婦哭踊哀甚既髽遂不哭晨興再拜與姑訣曰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一女又襁抱將從亾者驅螻蟻地下不能復

事舅姑他日叔有子爲亾者立後歲時奠麥飯一盂足矣姑力持之曰婦在如吾兒在况婦有女何死爲其母管亦痛哭諭止百端烈婦一不答徐曰志決矣義不忍棄死者獨生從容焚香告柩前顧家人曰吾即死洗含勿近男子遂自經距其夫死僅三日年二十有四宗鄙聚觀莫不彈指泣下事上撫按將疏聞於朝會二東有兵事不果又踰年而賊陷京師明社屋矣後三十九年敬中弟翰林檢討澄中乃以子沂爲其兄後成烈婦志又述烈婦事狀命子爲傳

論曰明季壬午癸未間二東婦女死者衆矣或死俘執或死道路山谷流亢轉徙等死耳令烈婦當日不即死而死俘執死道路其於輕重之數何如哉士大夫不幸遇大故苟且濡忍不勝其富貴妻子之念身名既敗而猶諉於人曰吾之不死者將以有爲也夫不死則竟不死矣若此者皆烈婦之罪人也

董烈婦孫氏傳

東海髙士曰董樵其爲人磊砢負奇節隱居盛山久之稍稍出遊吳越江淮間賣藥自給予識樵在

十五年之前相遇廣陵別去又八九年已見諸京師慨然謂予曰樵不德去年中子道廣𡚁婦孫同日以身殉死甚烈徒以貧賤見格於有司不得上聞於朝以表暴於天下後世吾負烈婦矣言已泣下予嘗備官禮部闡幽表貞予職也且念樵之意有足悲者作董烈婦傳

烈婦孫氏棲霞人諸生士彥子歸萊陽董樵子道廣樵客即墨而道廣病烈婦方歸省父母心動趣歸道廣病且殆烈婦瞑目絕飲食矢必死三日道廣𡚁烈婦從容告廟與姑劉氏訣劉曉大義知事

不可已以頭觸壁血流涕泗被面烈婦弟仲桂長跪慟哭請緩須臾死弗聽或曰前年叔死娣不死何居烈婦曰娣有遺腹義不得死吾無子義當死尚何言頤仲桂曰歸語父母勿過哀女無以答劬勞是所以報耳遂自經死康熙九年七月六日也訃聞其母哭之慟士彥曰有女如是於吾足矣何悲爲於是海岱間人莫不奇烈婦之節而多士彥之賢者

論曰國家重倫常崇教化凡窮谷僻壤義烈之事令有司條其名狀歲以上聞何其視匹夫匹婦之

行若是重與勿亦以其有關人心世道而然與唐李習之碑高愍女曰賞一女子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奇節如烈婦而使之湮沒草莽事不上於禮部名不登於太常誰之責與誰之責與

五烈節家傳

孫孺人世父曲江公元配也鄒平人寧國府經歷孫公栻長女于先慈宜人爲同生之姊年十六歸曲江公時先曾大父司徒公曾大母路太夫人先大父方伯公先祖母成淑人兩世在堂孺人婉嫕柔順皆得其歡姑成張二淑人繼卒諸弟妹幼穉

皆恃孺人衣食方伯公歎曰吾再失内助諸幼孤不失所家益治者冢婦力也崇禎丁丑曲江公省方伯公卒於武林孺人哀甚誓從自是長齋禮佛不闚門而語三尺之童不入中門又六年而有壬午之事先是戊寅 本朝大兵入關自畿輔下山東破濟南遊騎東至長山距新城十八里不攻而去之至是壬午冬再入關以十一月至濟二十九日駐兵新城陷之孺人投井死時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二子士瞻士鵠乘城家人聞變皆散走惟小婢侍側知狀越三日軍退士瞻兵從士鵠

以婢言號於井而出之顏色如生年五十八
于孺人青城人世父侍御百斯公元配父永清官
御史孺人性凝重不妄言笑百斯公官翰林御史
在京邸孺人皆從公為廉吏孺人益相勸勉故公
歷巡鹽課茶馬清貧無長物孺人有助焉甲申三
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公號踊期必死家人環泣或
婉轉解譬孺人與子士和獨不語以四月二十六
日與公登樓士和從門閉久之不出家人急闢戶
視之已同縊梁間公左孺人右士和在公下而士
和妻張氏先以壬午十二月城陷自經死孺人奴

時年五十五

張氏新城人生員炳然子户部主事羽鳳孫也歸從兄廩生士和性質素有荆布之風壬午十二月初一日城陷自經東閣中以髮覆面初先宜人與張對縊先宜人繩絶不死時夜中喉咯咯有聲但言渴甚士禛方八歲無所得水乃以手掬魚盎冰進之以書冊覆體上又明日兵退得無恙視張則久絶矣

張氏亦羽鳳孫生員炯然子歸從兄舉人士熊士熊字渭濱先世父壽三公長子以壬午舉山東鄉

試甫三月城陷與壽三公毋弟生員士雅皆乘城
死張氏二十一勵志守貞與士雅妻高一燈紡績
奉孀姑劉二十載順治己亥卒無子
高氏士雅之妻淄川人推官瑋侍郎珩妹也于歸
三歲而士雅殉難高年甫十九有一女撫之成立
居常衣布食粗糲有人情所不堪者或難之曰未
亡人耳得此以為幸元旦一拜家廟先宜人在時
間歲歲朝或一至餘日未嘗履閾三十年未嘗見
齒家世貴盛諸兄皆宦遊澹然如田舍女子殆易
所稱苦節者也康熙戊午疽發背卒

士禛曰先方伯公教家嚴閨門之內儼若朝典又嘗以先高祖母劉太夫人閫範圖說教諸婦女皆凜然知禮義榛栗棗脩秩秩如也壬午甲申之間諸毋而下節烈輩出孰謂非方伯公之教漸漬使然哉春秋于宋伯姬之卒既書其葬又載其謚予死義也會有 命開館撰修明史謹摭次事實俟史氏節取焉

木瓜詩辯

詩衛風木瓜三章序曰美齊桓公也疏引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

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序謂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正其事也序之言與左氏內外傳悉合自鄭康成孔仲達而後如歐陽永叔蘇子由呂伯恭嚴華谷鄭夾漈黃東發王觀國諸家皆主序說至朱晦菴獨廢衆說臆斷以為淫奔之詩噫亦可謂固矣門人輔廣心知其非又不敢斥其師說則穿鑿傅會以求合而不知其愈不可通也輔氏童子問云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反復諷詠但見

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爲美
齊桓恐非居後揣摩者所及竊意桓公既殁衛文
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恵而責文公之
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於
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鑿空而爲此言乎先生
以爲不然曰若以此詩爲衛人欲報桓公之德則
桓公之恵何止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以報之
廣謂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説亦傳會之失實無所
據而先生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衛風多
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耳至於家語所載孔子之

詹事烏林答愿入謝命取幞頭腰帶見之或曰此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常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於小玉碑皆深有理致其賢如此太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太子監國二十五年六月薨侍衛軍士爭入伏哭聲殷如雷中都百姓皆爲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是爲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得有南涼觀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宗明昌二年崩謚孝懿史稱其好詩書喜老莊學純澹清懿造次必以禮錄乃稱章宗毋趙爲降授

南宮千牛將軍楷之幼女抑何其誕謾不根邪世宗賢君也而詆以新臺之行尤爲謬妄小說之無稽如此輒令鹿馬混淆白黑雜糅貽誤後世不淺偶讀金史輒因賔退錄辯駁所未及考其顛末著於右方俾後之讀此錄者勿惑焉

章宗以太和六年崩完顏匡等傳遺詔立永濟是爲衞紹王錄載牛刀兒弑章宗元映等立磁王允明宦官趙元德等復行弑逆張克己等乃立濰王允文謚磁王爲昭宗云云皆似夢囈語金九主遇弑者三熙宗海陵衞紹王是也史皆

特書此錄架空搆造半屬子虛亡是殊駭聽聞
其他紕繆尚多聊舉其大者數條於此
章宗時宋韓侂胄啓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
蜀叛尋卽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此
錄言愛王請兵北國云云皆妄也

書劍俠二事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
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氊笠
錦衣弓鞵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
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

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蹤跡疑劍俠也從姪鵷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帩頭狀貌甚獰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殊封鐍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

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
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廨門已
啟視之即紅帩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
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
曰此人時游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
恙今當詮愬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
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
出嫗挾蒲團趺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
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
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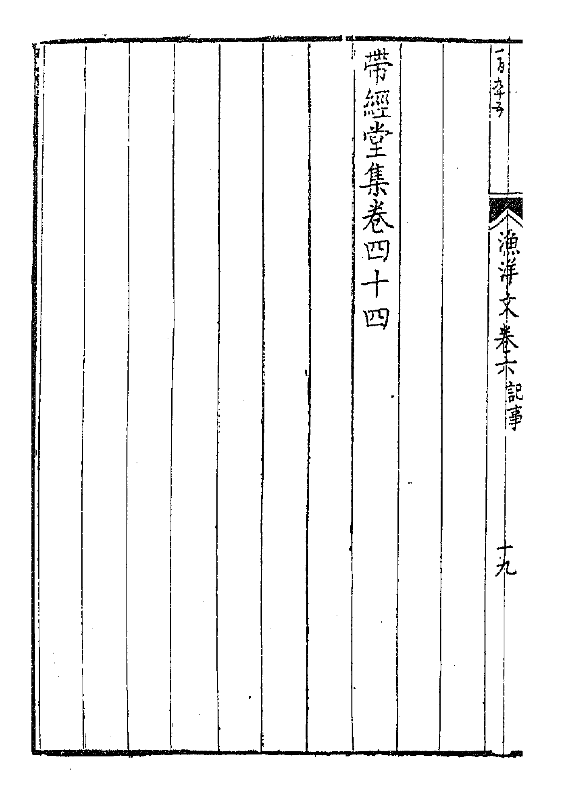
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帩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韈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嘗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

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頗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稍知蹤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我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疃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

此閒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

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傍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惝怳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麐聞之望江龍簡討燮云



帶經堂集卷四十四